

本期專題：城市·光的系譜

文：本報 陳燕棣
攝影：本報 陳來發

他不喜欢喧鬧，音符落在紙張的瞬間，周遭必是安安靜靜的所在。他的音樂方向都跟大自然有關，比如《風》、《無泪的月》，或最近寫《海的律動》，都是游走自然的創作。

因為它給我很大的滿足感——鍾啟榮

鍾啟榮像個好學生一樣，把問題都背好了，訪談時不用看稿，一股腦的把答案講完，即便偶爾漏題，也能在翻閱已備用的部分都補上。插不上話，我用眼角余光在筆記本上找可能會忘記的部分，沒有，一題也沒有。

這就叫自我要求，如果作曲家沒有严谨審慎的態度，和清晰的結構概念，大概也寫不出形式嚴謹的曲子。他待人誠懇，但面對音樂卻是一絲不苟，藝術家的成功絕非偶然，校園中大長大的小兒，15歲才開始學音樂，一樣可以站上國際舞台。

→ 遊走鄉鎮 聽見自然的聲音

不管走得多遠，大自然的聲音一直在鍾啟榮腦中回旋不已。他是割穀工人，小時候把他和兄弟姊妹帶到割穀工作，虫鳴鳥啼，和風拂過葉子的聲音，很多年以後，都不在靜謐的創作時，湧現出來。

他不喜欢喧鬧，音符落在紙張的瞬間，周遭必是安安靜靜的所在。他的音樂方向都跟大自然有關，比如《風》、《無泪的月》，或最近寫《海的律動》，都是游走自然的創作。

每隔一段時間，他必須遠離城市，有時短暫寄居丹戎的小屋，或在比利時的乡下待幾個月，偶爾也會帶妻子女兒同住，比如他鄉鎮的庄園，一個离火車站45分鐘車程的葡萄園，很安靜，空氣中只剩下大自然的聲音，他還記得時時急的風，農田的頻率呼吸。他在那自然了5個月，寫了5首曲子——一半的創作成果。

也曾經在比利時的古堡街上散步，感覺周遭的所有事物都會影響思維，每一天走在同樣的路上，却发现不同的東西，让他想回曲子中不同的空間感。概念也鬆綁了，不再拘泥，因為“你天天都可以不同的角度看音樂”。

→ 表演藝術 活在舞台上的藝術

創作路上，比利时演奏家Paul Be Pierck的一席話打通了鍾啟榮的任督二脈。某一次音樂會當天，Paul問他，你要我演奏你的音樂，還是音樂？如果純粹是音樂，沒有問題；如果是音樂的質，很抱歉，我必須取消曲目，因為我無法演奏。並且強調會跟觀眾解釋，是自己的問題，因為他無法了解鍾啟榮的音樂。

那一次的演出让鍾啟榮体会到，音乐会不能在脑中演练，如果没有舞台，由于只是抽象思维的谱，音乐家根本听不到音乐的声响。表演艺术要落在舞台上，不在CD里面，因为，纸面上的音符不会呼吸。身为作曲家，他知道自己有责任，透过演奏家，把音乐传达给听众的耳朵。

还特别强调，如果得到演奏家的尊重，你就得到往前走的动力。鍾啟榮所有的曲子都交给熟悉的团体或演奏家去演奏，当音乐团体体谅他写曲的时候，他会先去了解他们的演奏方向和音色，才决定要不要接。

“了解”是很微妙的事，从1997至今，他大部分曲子都为认识的對象和同學而写，不需宣传就能理解他的音乐理念，完全没有精確度的问题。



→ 前輩提攜 我不能離開創作

音樂路上他很努力，是以許多前輩不忘提携前進，有時候突然得了獎，原來是前輩們在背後推薦，這些款項提供他的前輩，讓他們心存感激。

他最近和国际知名音乐家周文中结缘。周文中一向致力于栽培中国音乐作曲家，包括谭盾等人。两人有书信往来，但没见过面。周文中听过他的音乐，对他说：启荣，我希望你到美国去，前辈的一句话，让他受宠若惊。周文中建议他到美国走走，吸取当地艺术菁华，如果觉得那个环境不适合，也不用勉强留下来。

曾在欧洲待了9年，面对美国商业化的环境，难免战战兢兢。欧洲不会逼他走商业路线，美国不一样，有时候艺术家必须屈服某些游戏规则，才会得到瞩目，钟启荣知道，那或许将是一个大冲击，可能会迷失，但也是个成名的好机会。

他不在乎成不成名，倒是期待和各个城市艺术家碰撞出不同的火花，艺术家必须有绝对的自觉，虽然既期待又害怕，但他说：艺术家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地方，不单要知道它给你什么坏处，也要了解它给你的好处。

他一向知道自己方向，以前在学院教书，总觉得无法创作，所以卸下教职，全心投入创作，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想要更确认责任。

他反对把想法强加到学生身上，当然老师影响学生不是不好，“但我还没有确定我的方向，还在寻找”，而且现阶段他有太多创作灵感，“我现在不能离开创作，因为它给我很大的满足感”。

“我現在不能離開創作，因為創作給我很大的滿足感”

文字：陳燕棣

攝影：陳來發

鍾啓榮像個好學生一樣，把問題都背好了，訪談時不用看稿，一股腦的把答案講完，即便偶爾離題，也能在稍後把遺漏的部分都補上。插不太上話，我用眼角餘光在筆記本上搜索他可能會忘記的部分，沒有，一題也沒有。

這就叫自我要求，如果作曲家沒有嚴謹審慎的態度，和清晰的結構概念，大概也寫不出形式艱難的曲子。他待人誠懇，但面對音樂卻是一絲不苟。藝術家的成功絕非僥倖，膠園中長大的小孩，15歲才開始學音樂，一樣可以站上國際舞台。

遊走鄉鎮■聽見自然的聲音

不管走得多遠，大自然的聲音一直在鍾啓榮腦中迴旋不已。父母是割膠工人，小時後把他和兄弟姊妹帶到膠園工作，蟲鳴鳥啼，和風拂過葉子的聲音，很多年以後，不斷在靜謐的創作時刻，湧現靈光。

他不喜歡喧鬧，音符落在紙張的瞬間，週遭必是安安靜靜的所在。他的音樂方向都跟大自然有關，比如〈風〉、〈無淚的月〉，或最近寫〈海的律動〉，都是遊走自然的創作。

每隔一段時間，他必須遠離城市，有時短暫寄居丹麥的小島，或在比利時的鄉下待幾個月，偶爾也會帶妻子女兒同往。又比如德國的小莊園，一個離火車站45分鐘車程的葡萄園，很安靜，空氣中只剩下大自然的聲音，他還記得時緩時急的風，跟曲子的頻率很像。他在那裡住了5個月，寫了5首曲子——豐沛的創作成果。

也曾經在比利時的古董街上散步，感覺週遭的所有事物都會影響思維。每一天走在同樣的路上，卻發現不同的東西，讓他想到曲子中不同的空間感。概念也鬆綁了，不再拘泥，因為“你天天都以不同的角度去看音樂”。

表演藝術■活在舞台上的藝術

創作路上，比利時演奏家 Paul De Clerck 的一席話打通了鍾啓榮的任督二脈。某一次音樂會當天，Paul 問他，你要我演奏你的音符，還是音樂？如果純粹是音符，

沒有問題；如果是音樂的話，很抱歉，我必須取消曲目，因為我無法演奏。並且強調會跟觀眾解釋，是自己的問題，因為，他無法了解鍾啓榮的音樂。

那一次的撞擊讓鍾啓榮體認到，音樂會不能在腦中演練。如果沒有舞台，曲子只是抽屜裡的譜，音樂家根本聽不到音樂的聲音。表演藝術要活在舞台上，不在 CD 裡面，因為，紙面上的音符不會呼吸。身為作曲家，他知道自己有責任，透過演奏家，把音樂傳達到聽眾的耳朵。

還特別強調，如果得到演奏家的尊重，你就得到往前走的動力。鍾啓榮所有的曲子都交給熟識的團體或演奏家去演奏。當音樂團體請他寫曲的時候，他會先去了解他們的演奏方向和音色，才決定要不要接。

“了解”是很微妙的默契，從 1997 至今，他大部分曲子都為認識的對象和同學而寫，不需言傳就能理解他的音樂理念，完全不須擔憂精確度的問題。

前輩提攜■我不能離開創作

音樂路上他很努力，是以許多前輩不忘提攜前進。有時候突然得了獎，原來是前輩們在背後推薦，這些默默提攜他的前輩，讓他心存太多感激。

他最近和國際知名音樂家周文中結緣。周文中一向致力於栽培中國旅美作曲家，包括譚盾等人。兩人有書信往來，但沒見過面。周文中聽過他的音樂，對他說：啓榮，我希望你到美國去。前輩的一句話，讓他受寵若驚。周文中建議他到美國走走，吸取當地藝術菁華，如果覺得那個環境不適合，也不用勉強留下來。

曾在歐洲待了 9 年，面對美國商業化的環境，難免戰戰兢兢。歐洲不會逼他走商業路線，美國不一樣，有時候藝術家必須服膺某些遊戲規則，才會得到矚目，鍾啓榮知道，那或許將是一個大衝擊，可能會迷失，但也是個成名的好機會。

他不在乎成不成名，倒是期待和各領域藝術家碰撞出不同的火花。藝術家必須有絕對的自覺，雖然既期待又害怕，但他說：藝術家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地方，不單要知道它給你什麼壞處，也要了解它給你的好處。

他一向知道的方向，以前在學院教書，總覺得無法創作，所以卸下教職，全心投入創作。不是逃避責任，而是想要更確認責任。他反對把想法強加到學生身上，當然老師影響學生不是不好，“但我還沒有確定我的方向，還在尋找”。而且現階段的他有太多創作靈思，“我現在不能離開創作，因為創作給我很大的滿足感”。